

莎菲女士的日记

丁玲
小说精选



丁

玲

小说一精一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莎菲女士的日记：丁玲小说精选 / 丁玲著. -- 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，2011.1
ISBN 978-7-5146-0006-3

I. ①莎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3129号

书 名 莎菲女士的日记：丁玲小说精选

出版人 田 辉
作 者 丁 玲
责任编辑 史文良
编辑助理 张 桐
绘 图 陈 林
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3号 邮政编码 100048
电 话 (010) 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(010) 68469781 (发行部)
(010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网 址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电子信箱 cppl1985@126.com
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监 印 敖 晔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2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6.5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6-0006-3
定 价 24.8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调换)

编辑缘起

品读经典是一种幸福。

世间的幸福的有千万种。一盏清灯，一杯香茗，伴着夜之寂静，光之恬柔，和颜展卷，放下日间的一切杂念烦忧，远离生意场上的所有精打细算，只是让心尽量舒展开来，读着那些或优美、或凄楚、或清淡如水的文字，体味着从心底涌起的那抹舒适与淡然，在喧嚣的尘世间，能拥有这样一种手不释卷的情怀也算万千幸福中的际遇了吧。

如果有一些文字始终拥有自己的味道，并能把这味道延续下去，历久弥香，那么，我们不妨称它为经典。

经典是经得起生活考验的，无论物质生活如何变化，或丰富，或贫瘠，它都是那碗温凉适口的汤。这汤在小火上煲了很长时间，如果你吃了太多油腻的东西，它会让你爽口清胃，提神解腻；如果你恰逢饥肠辘辘，它会帮你充饥，给你力量，用极其温柔的方式安慰你受了委屈的胃。

经典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，无论时间怎么变迁，社会如何进步，它都是那把刚直不阿的尺，也许刻度已经模糊，不变的却是真实的尺寸。它可以丈量历史的长度，也可以被夹进书页中做一枚平整的书签。只不过，做尺时，它帮助我们找回历史的距离；做书签时，它帮助我们铭刻曾经的记忆。

经典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，无论思想怎么更新，它都是那个心底里最原始的旋律。这旋律只有三个音符，真、善、美在字里行间融铸。当我们历尽辛苦，可能质疑，可能徘徊，可能犹豫，

可能畏缩时，聆听这旋律，于是神清气爽，精神百倍。这种蕴藏于经典中的信念一旦被自己挖掘出来，终生相伴，受益无穷。

“我爱文学—不朽的经典”系列丛书，图文并茂，选篇优良，其编修根源是一种自身对于经典的崇拜，其动力是作为一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。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，网络文学、快餐文化如此泛滥，良莠不齐，迷惑着人们的眼界，更有甚者，直接诱骗读者的感情，也不乏些庸庸之作，一点言笑，几滴眼泪，以此来赚取大家宝贵的时间甚至生命。对于心灵及精神上的建设与维护，自是不敢说力挽狂澜，只求能尽一己绵薄之力，锄一方微圃，让路过的人能欣赏到一些花繁叶茂的风景。只是我希望，路人在一瞥的同时，能略微驻足，植叶茂于眼中，沁花香于肺腑。

人们常说，别让文化成为历史，同样，别让经典销声匿迹。我希望，能把这种品读经典的幸福推及给更多的人，也希望，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延续幸福的行列中！

与友共勉！

魏 龙

关于作者

丁玲（1904—1986），原名蒋伟，字冰之，湖南临澧人，现代女作家。主要作品有，小说：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、《水》、《母亲》、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；散文：《五月》、《秋收的一天》、《风雨中忆萧红》、《中国的春天》等。其中，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斯大林文艺奖金。

丁玲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，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。1922年初赴上海，1923年经瞿秋白等人介绍，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。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。1930年5月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1年出任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北斗》的主编，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5月，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，拘禁于南京。1936年9月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，丁玲逃离南京，奔赴陕北，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丁玲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。上世纪50年代，她两次遭受极“左”路线的残酷迫害，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又被投入狱5年。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。

1986年3月4日，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

丁玲小说精选

目 录



- 1 / 梦珂
- 33 / 莎菲女士的日记
- 63 / 韦护
- 141 /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（之一）
- 167 / 从夜晚到天亮
- 175 / 水
- 203 /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
- 213 / 我在霞村的时候
- 229 / 夜
- 237 / 在医院中

去。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骂着……靠帐幔边，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，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；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件的眼光，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是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。

“喂，什么事？”扭开门的女生问。但谁也没回答，都像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，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。

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，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，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。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，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，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，紧紧的瞅着，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。

“揩干！揩干！值不得这样伤心哟！”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，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。

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，虽说止了哭声，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：

“这都是为了我啊……你，……我真难过……”

“嘿！这值什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么的！把眼泪揩干，让我来送你出去。”

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，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，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，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，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。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。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，谁也听不清谁的。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：

“好吧，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！哼——我，我是无须乎什么的。我走了！”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众，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。

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三级的，梦珂。”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。

以后呢，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。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。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。直过了两个月，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，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，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，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。

梦珂，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。当太守年轻时，他生得确是漂亮；又善

于言谈，又会喝酒，又会花钱。从起身到睡觉，都耽乐在花厅里。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，以及贩古董，字画的掮客们去承奉他，终日斗鸡走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，没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。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，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，谁知不久就被革了，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。于是他便在怨恨，悲愤中灰起心来，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，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。但不幸的事，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，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。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，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，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，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，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，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，他的游荡，以及他后来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，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惟一的女儿中，夹着焦愁，忧愤，慢慢的也就苍老了，在那所古屋里。

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，伴着那常常喝醉，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，长得像一枝兰花，颤蓬蓬的，瘦伶伶的，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学会的，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，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一下，就长声的叹息起来。不过，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，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，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。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。

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，也曾进过酉阳中学。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。为了读书，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，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，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，他的堂妹。

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，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。直转了十来个弯，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。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，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仰起头直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客来咧！”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：“谁呀？梦妹，快上来！”

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。她俩在小学，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，一块儿玩耍。当梦珂到上海不久，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，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，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。自匀珍搬来后，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，星期天下午才又回校。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个月才去打一个转。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，还不很能同表姊妹们厮熟，而匀珍

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里一样。

匀珍是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，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，是不是学校又放假，并请她坐，还接着说：“只有两句了，等一等好吗？”及至没听到答声，于是赶忙丢下笔，一面把头抬起：“不写了。怎么，你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梦珂始终沉默着。

“哼，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。”照经验是瞒不过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里虽说已明白，口里却不肯说穿，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。

明白这意思，又赶快停住口不说。

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，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吃面时，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，新擀的菠菜面，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。是的，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。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，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当水流到悬崖边时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几十丈，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，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。树呢，总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。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。老太太不住的说，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。毛子，匀珍的弟弟，却忍不住了：

“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，并且也没有这样好……”

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。本来，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，并且酉阳的圣宫——中学校址——是修得极堂皇的，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，柱头也像桌子大小。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，五六十级，也就够爬了。“哼，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，看是多么笨，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，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，像个什么东西！未必你们忘记了？想想看：好高！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，足足总有五六丈，上面的叶子，巴斗大一匹匹的，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，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，才算标致。你大哥在时，还常常当打到东边就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，只要有花，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来，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。匀儿总该记得吧！”

匀珍眼望着父亲，含含糊糊的在答应。

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。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，躲在岩洞里看《西厢》。一群男孩子，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，等到天晚了，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便跑了过去，她也就走出洞来，趁着暮色回

去。么姑娘——看名称总够年轻吧——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，这么妈是曾在她家做过三四十年的老仆，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磴上等着她。

“快进去，爹在找你呢！”

先要把书塞给么妈，是怕爹看见了骂人。爹一听到格扇门响，便在厢房里问道：

“是梦儿吧，怎么才回来？”

于是么妈就忙了起来，喊三儿——么妈的孙女——去给姑儿打脸水，四儿去催田大的饭，自己就去烫酒，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，没倒进壶里去，却漏满了一地，直到喝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个空壶，父亲和梦珂都大笑，三儿四儿也瞅着奶奶好笑。被笑的就不快活，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唤鸡，三儿才又舀一壶酒来烫着。

喝酒的时候，两人便说起梦话来。父亲只想再有像从前的那么一天，等到当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维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尽情的去辱骂他们，来倾泻这许多年来所尝的人情的苦味……梦珂只愿意把母亲的坟墓修好，筑得正像在书上所看见的一样，老远便应排起石人、石马，一对一对的……末了，父亲发气了，专想找别人的错处好骂人。有时态度也会很温和的，感伤的，把手放到他女儿的头上，摸那条黑油油的长辫子，唉声的说：“梦，你长得越像你母亲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近来又瘦了……”梦珂于是便把手遮住眼睛，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动也不动。

一到雨天，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。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，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——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——去听雨。父亲又一定要梦珂陪他下棋，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，结果，让步的还是父亲。

想到父亲绯红着脸只朝着她抢棋子的样儿，她不觉得微笑了。匀珍轻轻推了她一下：“笑什么？”

望着匀珍更兀自好笑。那梳双丫髻的匀珍的影儿在眼前直晃。还有王三，袁大，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，几人在一块时，总喜欢学那些男孩子跑到后山竹园里接竹尖。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树上溜了下来，却窜到桃树上去，并且捡起大桃子去打匀珍的丫髻。尤其好欺侮猪八戒，这是她给袁大的浑名，但袁大却顶同自己要好。这自然是因为又常护着她的缘故。顶有趣还是瞒着么妈偷一篮笋头，几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下烧来吃。捡毛栗，耙菌子……现在想起这些来，都像梦一般了。还有那麻子周先生，讲起故事来多么有味，胡子在胸上拂来拂去的……

越起越恍惚，什么事又都像明确在眼前一样，连看牛的矮和尚，厨房田大，长工们也覺得亲热了起来……

最可忆的，还是么妈，三儿，四儿……爹爹的铁青缎袍，自己的长辫，银灰竹布短衫……

刚剩她和匀珍两人时，她便把脚伸到匀珍的椅栏上去，先喊了一声“匀姊！”

“梦，想起什么了？”手慢慢伸过去，握着。

“匀姊！”

“……”只把手紧了一下。

“我厌倦了学校生活。”

“果然是同人呕了气。”口气还是不说出，只默默的望着她。

“我想回去，爹一人在家，一定寂寞得不像样……还有袁大她们都要念我的。”

匀珍心里却想：“你也常常忘记了你爹的。哼，袁大，人家都快有小孩了，谁还会同你玩……”

及至她听了匀珍劝她不要回去的许多话，她又犹豫不决。真的，现在回去是再也没有人同她满山满坝的跑，谁也不会再去挡鱼，谁也不会再去采映山红。至于爹呢，现在有五叔家两个弟弟搬到这边来念书，想来也不会很寂寞。么妈也还康健，三儿，四儿想都长大了——但，但是……学校呢……

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愤怒起来：

“匀姊！无论如何我是不回学校去。”

于是她诉说：怎样那红鼻子当大众还没到的时候欺侮那女子，那女子骇得乱喊乱叫，怎样自己听见了跑去骂他，惹得那人恼怒了她，反在许多人前面去诬蔑她，虽说那许多同学都像很能理解她，但那无用，那冷淡，那事过后的奋勇，都深深的伤了她的心。她真万分不敢再在那里住下去。无论如何得换个学校也比较好点。

两人商量了一夜，还是决定得先写信告诉姑母，她们在上海住得久，对于学校的好坏也知道些，并且早先进这个学校，也是姑母的意思。

二

第二天下午从弄巷口上，车铃马铃便一路响了进来，这是姑母来接梦珂的车子。表哥晓淞亲自也来接她。这是一个刚满二十五岁的青年，从法国回来

还不到半年，好久以前便常常在杂志上看到他的名字，大半是翻译点小说。这天穿灰哔叽袍，非常谦卑的向匀珍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便扶着他表妹跳进马车。穿制服的马夫把缰绳一紧，马便的得的得的走了起来，铃声又不断的响出去。弄巷两边门里的妇女都随着铃声半开着门来瞧。车刚走出了里门，表哥便起始向她送过许多安慰的话；她写给她姑母的信，是被大众都看了，并且都能理解她，同情她，欢迎她去。“你是知道的，我家还住得有四个顶有趣的朋友。”最后他又称赞她的信写得非常之好，满含有文学的意味，令人只想一口气读完，舍不得放下，完了时，又希望还能再长点就好。

这是她初次听到这样不伤雅致的赞语，想起在酉阳中学时，那些先生们的什么“……如行云流水……”过火的批语，以及喊给别人听的“第一名”的粗鲁声音来，这真是使她不觉的泛起那对大眼惊诧的望着表哥。于是他也望着那浓密的睫毛惊诧起来：“呵，竟还有如此的一双美丽的眼呵。”

马车走进了大门，便慢慢的踱着，绕过一大片草地，在台阶边停下。楼上凉台上有个黄毛小头伸出来在喊叔叔。走廊上也正走出来表姊：

“我刚想总该到了吧。”

微微的又感到了些不安，当自己被一种浓艳的香水，香粉气紧紧的拥着时候，手指不觉的有点跳动在另外一只柔腻的纤手中。

客厅中有个乱发的男子，穿一件毛织的睡衣，蜷在屋角里的一张沙发上。

梦珂认得他。他还是她在小学时一个上一级的男生。是如何的顽皮呀，常常被先生扣留着要在吃晚饭时才准回家的一个孩子。

她把头侧过去，注视的想考察那一张已不像从前肮脏而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脸。

“呵……是……”当他忽然认识出她是谁来的时候，嘴里如此结结巴巴的喊着，杂乱的短发便在沙发上鲁莽的摇了几下。但表姊已携着她的手走出了客厅的门。表哥才走过去拍着他的肩：

“喂，好了些吗？”

在屋后的走廊上才找着姑母，一个已正在稍微发胖的四十多岁的太太，打扮得还很年轻。头顶上已脱了一小撮头发，但搽上油，远看也就看不出什么，两边是拢成鬅头形，盖住一大半耳朵。拖着一幅齐脚的缎子长裙，走路时便会发出一种绰绰沙沙的响声。这时候是刚在厨房里吩咐怎样做玫瑰鸭子转来，微带点疲倦，把眼皮半垂着，躺在一张摇椅上，椅子便在那重的身躯下缓

缓的，吃力的摇着。走廊的那端，有四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在玩扑克。

梦珂一看见姑母，却装成快乐的样子一路叫了进来，这大约是由于她明白，她懂得她父亲的嘱托，懂得自己一人独自在上海时，一切是必得依着姑母的话，虽说自己是只想暂住在匀珍家里。

姑母也给了她许多安慰的话，要她不要着急，等明年再去考学校，这里伴又多。就是要练习图画时，等下还可以给介绍一个教员呢。

大表哥两口子早就丢了扑克跑过来。表嫂非常凑趣，接着说：

“可不是，我们家又更热闹了呢，（扭过头去）哼，杨小姐！我可不希罕你，你尽管回去。”接着又得意的笑。那穿黄条纹洋服的少年，从桌边踱过来也附和着笑。

可是杨小姐呢，正狂热的在摇着梦珂的手，并把左手抱着她的肩膀：

“呵，梦妹，梦妹，好久不见你了呵……”

这热烈的表示，又微微的骇了她一下，但竭力保持那原有的态度，“呵，是的，好久不见了，是的……”于是又张开那惊疑的大眼望着。

表姊给她介绍了那学经济的学生，那穿黄条纹洋服，戴宽边大眼镜的。挺着那高大的身躯，红的面颊上老是现着微微的笑，不待听他说话的腔调，一眼便可认出这正是个属于北方的漂亮的男子。

不久行李也从学校搬来了。梦珂独自留在特为她收拾出的一间房子里，心旌摇摇的站在窗台前，模模糊糊的回想适才的一切。客厅，地毯，瘦长的花旗袍，红嘴唇……便都在眼前舞蹈起来。为想故意去打断这思想，把手撑在窗台上，伸着头去看楼外的草坪：阳光已跑到园的一小角上去，隔壁红楼上一排玻璃窗正强烈的反射出刺目的金光。汽车的喇叭声，不断的从远处送来。及至反身来，又只看见自己的两只皮箱凌乱的，无声的，可怜的摊在那边矮凳上，大张着口呆呆的朝自己望着。于是她不觉的又倒在靠椅上。一双手便盖到脸上去，忐忑的心又移到了那渺茫的将来。

夜晚，她更是不能安睡的辗转在她的那张又香又软的新床上，指尖一摸触到那天鹅绒的枕缘，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致的装饰，漂亮的面孔，以及快乐的笑容……好像这都是能使她把前两天的一场气忿消失得净尽，而只醉一般的来领略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，以及这一些所谓的朋友情谊。但，实实在在这新的环境却只扰乱了她，拘束了她，当她回忆到自己的那些勉强装出来的样子，做得真像是非常自然的夹在那男女中笑谈着一切，不觉羞惭得把眼皮也润湿了。过后才又拿起许多“不得已”的理由，算是来宽恕了自己

里又微露出一点被人不忘的得意。“近来梦如她们呢，还好吧？”

“我大姊吗，前年就嫁到秀山，近来二伯母一想起她时就哭。你是几时来的呢？”

“上月才从南京到这里，病了学校不好住。如果我早知道你也在上海，又同他们有亲，那我早就去访你了。亲，如若不是为了也有这芝麻大点亲时，我也不会住在这儿，也不会遇见你……”

于是每夜他们总坐在一张长靠背椅上讲着五六年前的故事，但当雅南有点讽刺的影射到这家里某人时，梦珂便把眉头一蹙：“呀，九点半，我要去休息了。”或者便惊讶的问着：“表姊呢？表姊在哪儿呢？”于是站起来离开了客厅。雅南微微感到失意的把头又缩进睡衣点，蜷成一团，默默的听其余的人谈音乐，跳舞，戏剧，电影……等到大众要散的时候，他才一步一步拖回自己的房去。

很明显的，表姊是不喜欢雅南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她刚离开客厅的时候，表姊便也随着她出来。一手附着她的臂膀，两人并排的踏上楼梯。

“梦妹，怎么你们会说的那样亲热？”语调里似乎含有冷冷的讥讽。

“他是住在我们对门山上的。小时就同学。”

“老说老说从前，也无味吧。梦妹，你可以去同澹明谈谈，他真是一个有趣的人。”

“我自然也是喜欢同他谈话的。”

表姊把她送到房门边，依旧又很快乐的向她说：“明天见。”

过了几天，她听了她们的怂恿，在澹明处拿了许多颜色，画布，开始学起涂油来。常常整天躲在房子里照着那些自己所爱的几张画模仿着。或涂着那从窗户里看见的蔚蓝的天空，对门的竹篱，楼角上耸起的树……末后，费了四个钟头才画好一张，也是从窗户里望见的景致，是园里的一角，在那丁香花丛中搬来了屋后那草亭，前面的草坪中，丽丽正在玩一个大球。自己看后觉得还满意，于是就去送给表姊，杨小姐就抢去给楼下大众看。澹明第一个便说：

“好呀。”晓淞也给她许多鼓励的话。于是她仿佛也惊异起自己的天分来，从此更努力的作画，并且也不再像先前只躲在自己房里画画窗外的景致，或又画画自己的手和脚了。

晓淞又送来许多画具和颜料。还有一个极精致的画架，配上一个三角小凳。这自然更能加增她出外写生的兴味。晓淞又欢喜陪她，澹明也常常往学校请假。三个人便坐车到野外去，有时也画一两张，有时因为谈话谈得太起

来，这是在那一顶金色软帽上垂下的。嘴里不住的又在赞美那随着进来的香气。

梦珂是并不称许那一套漂亮衣服的，尤其是那件大红小坎肩，多么刺戟人的颜色呀！袍子也嫌太花，反不如表姊的那件玄色缎袍，只下边袍缘上一流织就的金色小浪花。但她却不得不慷慨她的赞谀，但又不知应如何说才愜合。过了半天只好也重复的学着别人：“呵，美透了！美透了！眼睛便又放到那颜色太不调和的脂粉的面孔。

“梦妹！这是大哥提议，也是他做东，据他交易所的同事说，那新世界的黑姑娘的梨花大鼓，是如何的了不起。去，快换衣服去，你看他今夜回来的多么早！”

“不，”毫不思索的便回答了，这是因为她一听到“新世界”，便连想到过去的一幕：是刚到上海没多久，同着几个同学去玩，曾受窘于一群挤眉弄眼的男子。

懂了梦珂眼光的问询的晓淞，微微的笑着，退到一张躺椅上去看书，是表示不愿出去的意思。表姊接着再要问时，杨小姐已一手拖着那还在迟疑的澹明折转身子走了：“好，他们不去的！我们找‘睡虫’去。”

大表哥亲自又来一次，但梦珂已上楼去了。

朱成已被他们吵醒，在睡眼惺忪的忙着洗脸。

从窗子下面传来汽车的喇叭声，知道大众已经走了。梦珂觉得有点烦闷，把袍子脱下，便走到凉台上去吹风。这是二十几日，月亮还没出来，织女星闪闪的在头上发出寒光。天河早已淡到不能揣拟出它的方向。清凉的风，一阵一阵飘起她的头发。这沉寂的夜色，似乎又触着她那无来由的感动，头是慢慢的低下去，手心紧紧的按着额头，身体也便无力的凭靠着石栏。

在这时，表哥无声的走上凉台。

“着凉，梦妹！”手是轻轻的附着她的臂膀。

看见了星光下的两颗亮晶晶东西在那双自己所爱恋的黑眼睛里闪耀，忍不住便紧紧的握住那另外的两只手。

梦珂反更张大起一双大眼望着表哥笑了起来。

两人挟着又走进屋里去。

表哥坐在一个矮凳上看梦珂穿衣。在短短的黑绸衬裙下露出一双圆圆的小腿，从薄丝袜里透出那细白的肉，眼光于是便深深的落在这腿上，好像还另外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。及至梦珂穿好了袍子时，他却狠狠的懊悔着适才自